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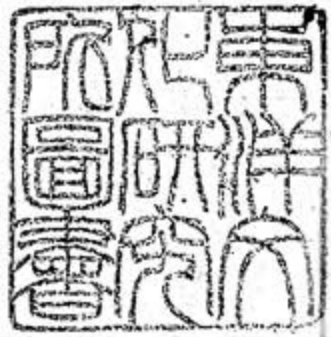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稽古帝堯 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其考之帝堯也 曰放勳 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思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協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是也 雍和也 變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九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齊家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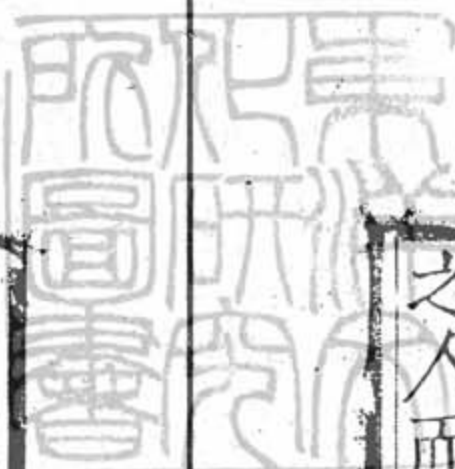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後漢書卷之九
真德秀曰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衆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嘽志嘽音慙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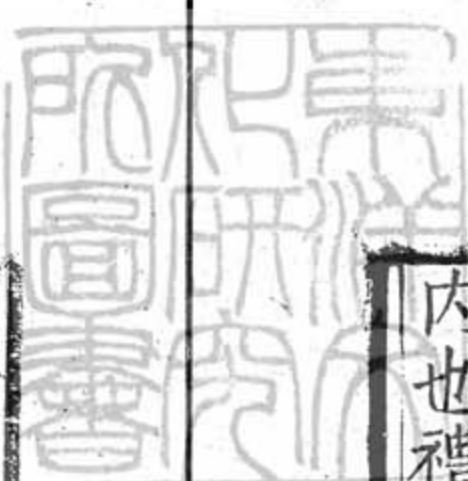


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

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
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
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
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
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為景帝
真德秀曰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
文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諭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名篇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
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



其成也懌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

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

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

少傅在後謂其入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

教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

身者謂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

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

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

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

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泣作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泣君位也以為世子則無為也言既為王矣又不可用世子之禮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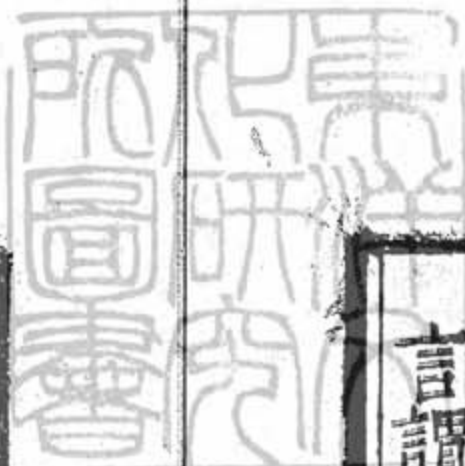
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人也元

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真德秀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

心 and 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
妙於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
外以入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
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
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溫則不暴文則不野
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者教之之具而
師傳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
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
道無它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
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開說其

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
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
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
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
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
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
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
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
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周公抗世子
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不以教



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
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
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
以教者亦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
能此三者則它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
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之齒遜焉夫天子之
世子將爲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
齒爲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
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
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旣廢而又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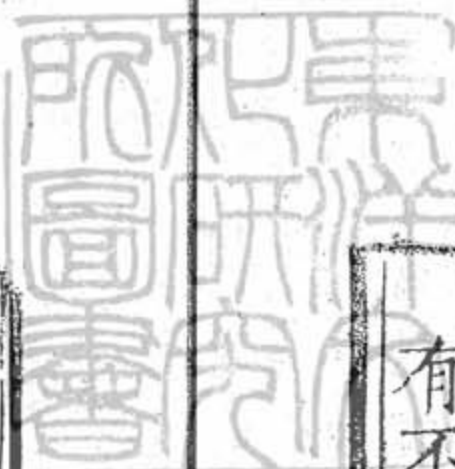
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
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臣廉嘗閱近年布政周瑛修漳州府志載陳真
晟天順間上書論輔

皇儲曰三代之教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
極道統之攸繫而將來德教之司命也則其所
以素教而預養者况可無聖學傳授之真哉臣
仰惟

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歸心固

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準三代學制請日遊太



學尊賢堂觀羣英之所習者主敬以致知誠意
皆有傳授精要工夫所以觀感而薰化者自然
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此即補小學之功開發

聰明進德修業此即補大學之功必有大成就

於聖功異於宋元資善堂端本堂之俗教遠矣

夫二帝三王之學豈無真師正傳而可得哉觀

於宋元雖皆有教然竟無聖學之君出亦可鑒

矣吁堯舜不可及湯武必可學顧師道何如耳

可不謹哉周瑛謂書上得

百看了來說時禮部侍郎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



事竟寢臣竊謂真晟之言三代教世子之法也
我

英宗皇帝蓋有意焉而臣下不能將順其美耳

保傅篇大戴篇名夏有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

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

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

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

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謂三月朝也過闕則下敬君典法之處過廟

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有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

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
 太師保其身體保謂安守之傳傳之德義傳輔也師導之
 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謂三孤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
 有識迺猶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
 有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
 生迺始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也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
 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



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
 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恐其懈惰故以所味好而誘之孔子曰少
 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同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如
 之色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
 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
 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善之宰
 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警無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警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問規諫與智俱長故諫之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三代

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鸞和車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趣中肆夏詩名
 趣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玉藻曰凡血氣之類弗身踐所以長恩
 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
 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
 亥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胡亥始皇少子二世也所習者非斬劓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
 草菅艾讀曰刈管茅也音奸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
 也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
 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
 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亟急也車迹曰轍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
 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與諭曉告也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
 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

而已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
教習然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仿效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
天下定矣

真德秀曰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
言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
之無餘蘊矣

臣廉竊謂文王世子及保傅篇皆三代教諭遺
言遺法朱熹大學章句序謂人生八歲則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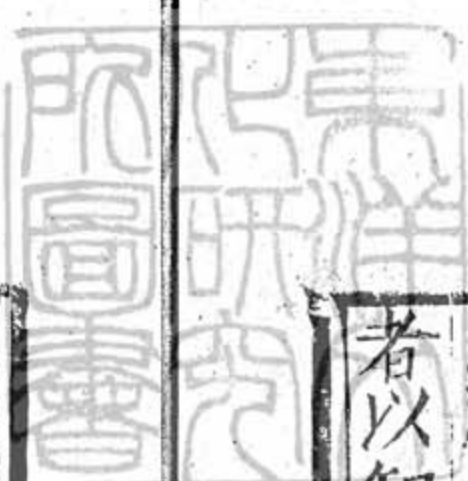
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
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言尤為明白
臣在弘治間嘗進言輔導

元良謂帝王之學作詩作文尤非當務蓋用力於
此則於從事乎大學未免不專而於作聖之功
決有所妨又謂大學格致誠正之類是箇腔子
須教填實乞

孝宗皇帝宣諭儒臣令其條具用功節目以進又乞
於翰林宮坊選其年齒最少性行端潔者二三
人與

皇太子遊處如此不惟於講讀之書得以從容發
問而於動靜食息無不知之所謂傳德義之道
保身體之法皆在於此此臣區區芹曝之
獻而不自知其妄也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授尚書伏
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
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



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事則不欺蔽矣知所
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
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
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
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
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
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
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竒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
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
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

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
真德秀曰錯與賈誼皆所謂明中韓者也誼之論
教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則專以術數爲言
其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
傅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黃老故於
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伏生
所謂伊傅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此疏所陳無
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於義理
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建爲削地
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然則世之

輔導之貞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之以術數未有
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
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太子是
爲明帝

真德秀曰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
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
邪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唐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
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

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清脩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踈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曠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縉紳皆聽由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真德秀曰元稹欲爲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爲儲貳未聞妙選

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之業吁可惜哉

臣廉竊謂元稹亦詩人與白居易齊名當時號爲元白其所謂傳之德義者亦徒能言之而已在唐之世惟陸贄韓愈可以當此至如愈者人猶以文人稱之豈不甚難其人乎要之此等差遣必前之伊傅周召之流後之周程張朱之輩而後可爲人君者所宜廣詢博訪慎擇其人可輕乎哉昔宋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對曰若欲進德脩業追

後漢書卷之六
三
踪古先哲王須求天下第一等人帝問為誰裳
以朱熹對正以此耳

嫡庶之分宜辨

春秋左氏傳桓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

莊王桓王太子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里肩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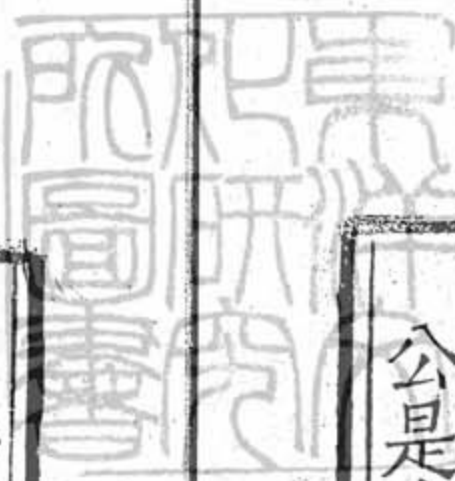
子克奔燕大夫辛伯周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

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如匹嫡庶如兩政臣擅耦國命如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難也

真德秀曰莊王嫡也子儀庶也桓王屬子儀於周

公是有私之之心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子儀是



成相王之私也君臣共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
理其得免乎宜周公之及難也

漢成帝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

言昭儀之寵過於皇后丞相匡衡上疏曰聖王必慎

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禮之於內也卑不逾尊新不

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禮屬陰禮得則陰其尊適

而卑庶也適于冠平阼禮之用醴冠謂行冠禮也阼

酒眾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

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

外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

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真德秀曰匡衡援古人之冠禮以明適子之重衆子不得而並焉旨哉斯言人君不可以不知也
廢奪之失宜監

史記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褒姒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毋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

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之子宜曰是爲平王

真德秀曰幽王廢正后易太子其禍至於如此故錄以爲本篇之首云

漢高祖十年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長常留守益䟽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吕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吕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吕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

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從破布歸愈欲易太子良諫
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
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
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
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
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
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
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
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

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

程頤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臣以忠
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
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
其明處告之求信則易也自古能諫君者未有不
因其所明者也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
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
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
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
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其

言之切孰若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
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胡寅曰張良招致四皓羽翼儲官方之齊桓公會
合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
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良爲子結黨以拒
父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
一正天下之美也

臣廉嘗考朱熹曰予常怪留侯明炳幾先筭無
遺策而其爲此則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
不復爲漢家社稷計矣高祖之言曰呂氏真迺

主矣此又豈專以太子柔弱之故而爲是舉哉
一念之差基怨造禍以至於此固無兩全之禮
矣留侯姑亦權其正且重者而存之以爲是甚
不得已之計非別有長策而故左之以就此也
向使高帝之心本不出於私愛則必能深以天
下國家之大計爲已憂而蚤與張陳陳勃諸公
謀之帷幄以定其論可則以恒易盈固爲兩得
不可則姑仍其舊而屬大臣輔之以誼庶幾呂
氏悍戾之心亦無所激而將自平則後來之禍
猶可以不至於若是其烈今旣不然則杜牧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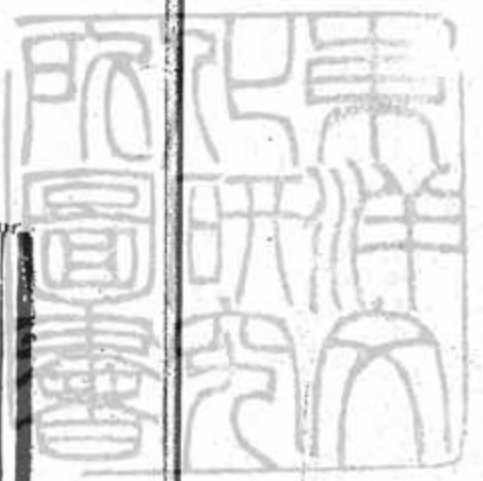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六
謂四老安劉反爲滅劉者真可爲寒心也哉薛
瑄謂四皓定惠帝之位先儒多稱留侯之謀而
朱子綱目不大書其事惟附註於高帝還宮之
下必有深意朱熹薛瑄之論如此臣故附之於
程頤胡寅之後今觀程頤之論以張良得悟君
之術胡寅之論以張良有翼儲之功朱熹薛瑄
之論謂張良於漢高亦未有爲之深謀遠慮者
要之所論雖有不同而實各有攸當熟究而精
思焉則有以處天下之大事矣

十二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

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召趙王至長安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
后使人持醪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
夫人手足去眼燠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臣廉竊謂漢呂氏人彘之慘與唐武氏骨醉之
慘同一轍也古今謂惡必曰桀紂何嘗有是哉
大抵男子陽也剛也女子陰也柔也柔之惡甚
於剛之惡何者天地間陽主生陰主殺肆其陰
毒何所不至哉噫書傳以來所未有也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九



大學衍義節略卷二十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齊家之要四

教戚屬

外家謙謹之福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
 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
 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
 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於是乃選長者